

那盞燈，亮了二十年

第一次走進中原時，我記得自己穿著軍服，外面罩著一件體育外套。

那時白天在單位，晚上到財法所進修。白天有開會，有任務；夜晚到了中原，換成課本、法條、案例，和一間還亮著燈的教室。日子像被切成幾個緊湊的段落：趕著下班，趕著換下白天的身分，趕著穿越一盞又一盞筆直連續的綠燈，也趕著把自己帶向另一種可能。

財法所的課並不輕鬆。剛開始碰到民法、刑法、商事法時，法條一翻開，常常覺得每個字都看得懂，合在一起卻又不太認得。尤其讀到刑法裡「應注意，能注意，而不注意」這樣的句子時，心裡忍不住苦笑：那時的我，大概就是一個「應該懂、努力懂，卻還沒完全懂」的夜間學生。

課上完後，校園通常已經安靜下來。走廊裡只剩下零星的腳步聲，教室的燈一間一間暗去，夜色慢慢把人聲收走。那種安靜，不是空蕩，而像是一所走過許多歲月的大學，在忙碌之後，仍替晚歸的學生留著位置。

其實我喜歡中原。只是那時候的心境，還不知道如何停下來看見夜晚的中原。

對年輕時的我來說，校園不是風景，而是一條通道。它通往學位，通往證明，也通往一個我以為會更穩定的未來。那時總覺得人生要一直往前，不能停，也不敢停。眼睛看著前方，心裡裝著還沒完成的事。

商學院樓下廣場那盞路燈，我應該走過上百次。那時它只是夜裡與月光融合的一點亮，照著我從教室走向停車處，照著我低頭看時間，也照著我一天下來沒說出口的疲憊。

我知道那裡有光。只是，我從來沒有真正看過它。

多年以後，我又回到了中原。

這一次，我已卸下戎裝，走入新創領域。身上雖然沒有肩章，卻似乎多了一種從零開始、不容易被看見的負重。

那天晚上，我剛結束一場不太順利的會議。原本準備好的提案，最後只換來幾句客氣的保留。對方說得很委婉，我也點頭得很禮貌。只是有些話，聽起來不重，落在心裡卻很沉。

走出會議室時，我忽然覺得，創業有時候不是一直往前衝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被推回原點時，還能把自己站穩。

中壢那晚特別潮濕。空氣像一層薄薄的膜，黏在皮膚上。我把車停在後門那條巷子，沿著熟悉又陌生的路走進校園。遠處中原夜市的燈還亮著，油煙、招牌、人聲與機車聲混在一起，像是城市不肯停下來的呼吸。

我累得不想說話。

走進商學院時，我沒有急著上樓。只是繞到樓下，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。那一刻，我才發現，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坐著。不是為了等誰，也不是為了趕下一件事。只是把自己放下來，讓一整天的聲音，慢慢安靜。

那晚的課結束後，我沒有像以前那樣立刻離開。

夜晚的中原，大概一直都是這樣的。只是年輕時的我太急，急著把白天的身分收好，急著趕上晚上的課，也急著讓人生看起來更往前一點。那時候，走廊只是走廊，燈只是燈，風也只是擦身而過的風。

直到多年後，我才在同一片夜色裡，聽見自己的腳步慢了下來。

那天晚上的風有點涼，從樹梢慢慢吹過來，把潮濕的空氣吹開了一點。草地邊坐著幾個學生，有人低聲說話，有人把筆電放在膝上，頭微微垂著。便利商店的塑膠袋擱在腳邊，被風吹得輕輕鼓起，又慢慢癟了下去。

教室外的燈還亮著。走廊很安靜，冷氣運轉的聲音細得幾乎聽不見。那種安靜不是沒有聲音，而是讓人終於聽見自己。

我慢慢走著。

走過一段熟悉的階梯，走過曾經匆匆經過的廣場，走過那些我以為早已記不起來、身體卻還記得的路線。

走近商學院樓下廣場時，我下意識放慢了腳步。那盞路燈，仍在原來的位置。它還在。微微亮著，像二十年前那樣。

不是特別明亮，也不是特別華麗。它只是安靜地站在那裡，把一小塊夜色照亮。燈光落在地面上，沒有驚動誰，也沒有要求誰記得它。

可是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自己終於看見了它。

原來同一個地方，人真的會走進兩次。

第一次，是年輕的自己急著往前走，眼神裡只有還沒完成的事；第二次，才聽見風吹過樹林的聲音，才看見草地邊那些和我一樣，努力過一天的人。

我想起當年的自己。那個穿著軍服、單著體育外套的年輕人，總是趕著穿越路口，趕著抵達教室，趕著把人生往下一站推進。他大概不知道，多年以後的自己，會帶著另一種疲憊回到這裡，站在同一盞燈下，終於學會慢慢看一件事。

這些年，身分換了幾次，肩上的重量也換了幾種。後來才明白，再完整的計畫，也有需要重新坐下來整理自己的時候；再快的工具，也替不了一個人感受一陣晚風。

有些答案，不會立刻出現在紙上。有些安慰，也不一定需要被說出口。

它可能只是下課後，一條安靜到能聽見自己腳步聲的走廊；可能只是一陣風，吹起草地上的塑膠袋；也可能只是多年以後，重新走回熟悉的校園，才發現有一盞燈，原來一直都在。

那天我沒有久留。走回車上以前，我又回頭看了一眼。

那盞燈還亮著。

AI 協作說明

AI 協作說明：本文由作者提供真實校園經驗、生命故事與 ChatGPT 產生初稿內容，使用 Claude 協助進行段落結構調整、語氣潤飾、字數壓縮與投稿主題聚焦。最終內容由作者確認，並保留個人經驗與情感表達。